

岁月
流金

童年杂忆

□郭继锋

雨天的午后,三个半百男人,为了打发时光,七嘴八舌地闲谈童年趣事。这不浪漫,也不没趣。那些渐渐忘却的童年往事,又恍如昨日,历历在目。

在我们小的时候,物价低廉,收入低微。穷有穷的快活,街上28横杠式的自行车,风一样地掠过,留下横杠上的小孩抑或是恋人的笑容。幸福可以用车子载,还可用嘴来尝。热气腾腾的老松林肉包子,一个才5分钱。大人们总是说不喜欢吃,然后看着孩子吃得满嘴流油相,乐呵呵地笑着。吃花生的滋味也很美。四邻八舍都住得很近,喊一嗓子能够叫醒几家人。一户人家炒花生仁,香味很快会飘满整个庄子。大人们围坐一起,吃花生唠嗑。孩子们抓起一把,自娱自食。我喜欢香香的油花生,色味俱佳。直到现在,我依然喜欢就着一盘炒花生呷上半杯老酒。不过今日,不用说花生,就是来盘炒肉片下酒,也不是难事。不像过去买肉,如同赏花“绿肥红瘦”,肉则要“白肥红瘦”,尤其喜好拣肥膘白厚的。肥肉可以熬油,留作平日食用。过年时生产队会宰杀猪、牛、羊,分些肉给农户。那时一斤猪肉只卖0.74元,但属来了客人才舍得的高消费。

童年的记忆中,玩的东西不像现在这么丰富、时尚,没有电视,没有网络,看上一场电影应该是当时最享受的文化生活了。每个月公社都会送一场电影到各大队,每个大队又将送来的电影在各个小队之间轮流放,每个生产小队每年可以轮上一场电影,小孩子们常常会跑上三五公里去追看一场电影,夜半时满足地跑回家。当时有手表的人也较少,不知道准确的时点,只知道月牙西斜了,回家倒头便睡。

“师傅”,在那时属于地位很高的尊称。无论是在工厂上班,或是学一门手艺,每个人都是有师傅带着的,师傅的话语有时比父母还管用。徒弟每天会早些到班,打扫好场所卫生,为师傅充好热水。那时的小镇上有专门烧开水的“老虎灶”,拎个水瓶为师傅充水,那就是很懂事、很骄傲的感觉。

在那个用“布票”的年代,衣服体现的是保暖遮体的本真属性。当时兄弟姐妹有五六个的是正常现象,“新老大,旧老二,缝缝补补给老三”,人们对穿着打扮还不曾开始讲究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,曾经流行“喇叭裤”,大腿处紧绷绷的,裤脚处却能将皮鞋全部罩进去,并且几乎在地上扫着,裤管呈喇叭型,着实时髦了一段时间。

斗转星移,几十年一晃而过。物质生活的逐步丰富,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,过去许多简朴的生活状态又成为现在人们追求简单、注重养生的时尚。当年的孩童,如今都是过半百之人,回顾童年之事,感受的尽是满满的幸福。

幸福其实很简单:纯真、快乐、知足,那生活就是有滋有味儿的。

幽馥暑中寒
任惠均

水鸟之爱

□毛文文

一对水鸟离开一群鸟
在湖边的岩石上伸长脖颈

相互摩擦。我无法触及
它们的生命,但可以触及

对爱情的回忆。世界并不大
天圆地方,水鸟触及湖水的倒影

取悦天空和无尽的幻象

这对爱情的眷侣,开始舞蹈
挥霍着激情。须臾之间

天色更亮,它俩的白羽毛
在打开时,和湖水互为清澈

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
水鸟从容,勇敢,像是一次战斗

速战速决。我已在画外
内心的羞涩

被水鸟小小的喙,轻轻啄出

紫琅
诗会

枇杷树树香

□孙同林

日前在乡下采风,路边枇杷树上的满树黄金小果吸引住了几位同行的女士,主人热情地邀她们采摘,这让她们很开心。

古代留下不少写枇杷的诗文,杜甫有《田舍》诗云:“田舍清江曲,柴门古道旁。草深迷市井,地僻懒衣裳。榉柳枝枝弱,枇杷树树香。鸬鹚西日照,晒翅满鱼梁。”归有光的那句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”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句中虽然没有写枇杷,也没有写怀念之语,读来却让人心生感动,久久难以释怀。

归有光种植枇杷树的项脊轩,早已经湮没于滚滚红尘,如果还在的话,一定会和陆游、唐婉的沈园,冒辟疆、董小宛的水绘园一样,成为有名的爱情景点。我想象,在那棵枇杷树上,不仅会有枇杷果,还会有情侣们所挂的红丝带、同心锁,把他们的爱情交由古树见证。

黄灿灿的枇杷给爱情增加了几分富贵气。枇杷的皮果肉皆为黄色,刚摘下来的枇杷皮上附有绒毛,据说这种“毛线衣”能锁住枇杷的新鲜。我家老

屋地有一棵枇杷树,结出的果实个头小,味儿淡,要用白糖腌了才好吃,不及汪曾祺宣扬过的白沙枇杷,白沙枇杷原产于浙江余杭,近年来本地也有种植,我吃过几回,也没有感觉出多少好来。

“枇杷”和“琵琶”读音相同,读出来有音律之美。有一个关于枇杷的故事很有名。明代文人沈石田有一天收到友人送来的一个礼盒,并附有一封信。信中说:“敬奉琵琶,望祈笑纳。”打开盒子,里面却是新鲜的枇杷。沈石田知是枇杷所误,回信给友人说:“承惠琵琶,开食视之:听之无声,食之有味。”友人见信后,知自己错将枇杷写成琵琶,很是羞愧,作一首打油诗自嘲:“枇杷不是此琵琶,只怨当年识字差。若是琵琶能结果,满城箫管尽开花。”

事实上,枇杷当年曾经叫过琵琶。因为汉朝涌进了大量西来音乐和乐器,琵琶就是一种,而从南方山林中移植来的果实成熟时金黄、叶子形似琵琶的树种,被广泛种植于汉朝的贵族庭院,便因此得名,后来为了与乐器琵琶相区别,便换成木字旁。

枇杷和琵琶曾是汉代的贵族阶层用品。枇杷入画很美。吴昌硕有《湖石枇杷图》、齐白石有《枇杷扇》,都是写意之作,能勾起人的味蕾之念。吴昌硕枇杷画题诗中有“鸟疑金弹不敢啄,忍饥空向林间飞”句,我觉得有点牵强,事实上,鸟雀们是没有这种“疑心病”的,当年我家屋后的那棵枇杷结果后,时常遭到鸟雀们的围攻。齐白石画枇杷,以蚱蜢配景,蚱蜢微红色,而非绿色,符合夏天果园里的特征。

枇杷罐头曾经是我向往的珍品,每当看到人家吃枇杷罐头,总是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够饱饱地吃一回。因为在我家,只有生病,体内“有火”、牙疼,才可能有此待遇,因此,曾经想自己也生场病,吃上一次枇杷罐头。

枇杷在秋日现蕾,冬天开花,春天结子,夏日挂果,古人称作“果中独备四时之气者”。因枇杷一生历经了四季风光,果中带有特质,亦称果中精品。

昔日汉廷宫中果,种满寻常百姓家。如今,枇杷已成为一种普通果树,农家的房前屋后几乎都有一棵两棵。

芬芳
一叶

深夜里的姑娘

□文彦

夜间11点多,门口站着位极年轻的姑娘,面戴口罩,额头饱满光洁。她拿着检查单,一副迟疑不决的神色。我问:“你是来检查的吗?”

她看我,睫毛下黑白分明的眼内分明有着哀怨:“对。”

“那你进来吧。”我邀请。

她仍立在门口,手持检查单,不欲交给我。

我疑惑地看她,只见清澈如许的眼眶慢慢润红了,接着闪闪的光,细流

涌出,越流越急,如瀑,滚滚不绝。

隔了口罩她紧掩住嘴,双肩哆嗦,断断续续逼出几句:“医生,你等等我……”

她退出去,带一份仓惶。深夜大厅,回荡着女子压抑的哀哀的泣声。

断断续续有病人来,我一个一个接待。她再出现于我面前时,已是雨后平静,只一双微红的眼露着痕迹。

她将检查单递予我,问:“医生,吃了射线,这孩子就真的不能要了,是吗?”

我劝她再加考虑。

她摇头,凄然。“医生,爱情应该是双方的,对吗?”她突兀地问。

我不知如何回答。她也未想要我的答案,只是安静走进检查室,顺从地躺下,我揪下按钮,机器缓缓吃入她年轻柔软的躯体。

检查毕,她起床,站起身,两手护住平坦的腹部。沉默。她一步步走出门,脊背微弓,仿佛瞬间老了许多。但我记得她没有了眼泪。

医院
物语